



梓园内部建有一座佛阁，是王一亭供其母亲礼佛所用。摄影 / 沈嘉禄



梓园鸟瞰。摄影 / 沈嘉禄

梓园接待过爱因斯坦

位于乔一琦故居与宜稼堂之间的是王一亭的梓园。王一亭是同盟会员，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，他笃信佛教，在日资企业当买办，赚了不少钱，便从宜稼堂后人手里买了一小块地，造起了梓园，门额上“梓园”两个篆字出自吴昌硕的手笔。王一亭与吴昌硕关系密切，实际上成了老缶的经纪人。如果不是王一亭将吴昌硕的作品引入日本办展，吴昌硕的成名可能还要晚几年。王一亭本人也能书善画，曾拜任伯年为师，画佛像尤其出神入化，有人将他与吴昌硕并称为海上画坛的一对双璧。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，王一亭在第一时间就向日本捐了第一批救灾物资，被日本民众誉为“王菩萨”。事后日本天皇派人来上海，给他在梓园内建了一幢西式建筑，就是保留到现在的主楼。

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途经上海，在汇山码头上岸后得知自己得了诺贝尔物理奖。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只呆了两天，其中一天游玩了城隍庙，并在梓园赏画宴饮。关于这一节，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“然后，与稻垣夫妇驱车穿过迷宫般的黑暗街道去一位富裕的画家里吃晚饭。房子外墙高冷，外面黑暗，节日般灯火通明的走廊环绕着浪漫的带有如画般池塘和花园的庭院。……晚饭之前。所有参加晚宴的人合影留念，……无穷无尽、特别丰盛的佳肴，超出欧洲人的想象力。东道主的脸不同寻常地健康。”当时《民国日报》也有报道：“由王一亭接见爱因斯坦，正是为了借便博士观中国家宅情形，

并赏览中国美术品。”

十年前我随黄浦区政协领导爬上很陡很暗的楼梯去看个究竟，遥想当年王一亭住在楼上，一般不下楼，有事出门，必须由身强力壮者驮着他才行。在三楼一个平台上可以看到王一亭当年为他母亲建造的亭式佛阁。西式洋楼加中式佛阁，民国时期老城厢的建筑常常就是这般画风。在走廊的一面墙上我还看到嵌了一块仅比A4稍大一点的石碑，记录了爱因斯坦“到此一游”这件事。

乔家路上还有一处古建十分低调，它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所建的徐光启故居。据《徐氏家谱》记载，徐光启于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四月二十四日出生在“太卿坊祖宅”。文史专家顾延培先生考证，太卿坊祖宅就是这处九间楼。这处建筑外形呈“沙帽式”，中间较高，两旁较低，楠木梁柱，斗拱、替木、柱础等不少仍是当年旧物，宽厚的楼板也是明代遗存。在经历了战乱之后，只剩下最后一进，只有七间房。

不得不说一句：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从南京来到上海，寓居在九间楼内。第二年，徐光启就在住宅的西侧造了一座小教堂，这也是上海第一座家庭教堂，至今还看得出大致的痕迹。1640年，在徐光启孙女的资助下，由长驻上海的意大利籍传教士潘国光在梧桐街建造了敬一堂，这是上海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天主堂，这座飞檐翘角的中国楼阁式教堂现已成为文保单位。

九间楼早已确认为市级文保建筑，但马路对面有一个菜场，整天市声喧哗，污水遍地，春节期间还有小贩在路边卖咸鱼咸肉咸鳗鲞。平时九间楼里的居民也不把楼前的石碑当回事，常